



中英英国史论坛丛书  
British-Chinese History Forum



钱乘旦 高岱 主编

# 英国史新探

New Exploration in British History  
中古英国社会与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英英国史论坛丛书  
British-Chinese History Forum

# 英国史新探

钱乘旦 高岱 主编

New Exploration in British History

中古英国社会与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史新探：中古英国社会与法/钱乘旦，高岱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3

(中英英国史论坛丛书)

ISBN 978-7-301-26450-8

I. ①英… II. ①钱… ②高… III. ①英国—历史 IV. ①K56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0301 号

- 书 名** 英国史新探——中古英国社会与法  
YINGGUOSHI XINTAN
- 著作责任者** 钱乘旦 高 岱 主编
- 责任编辑** 闵艳芸 尹明慧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450-8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子信箱** [minyanyun@163.com](mailto:minyanyun@163.com)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 印刷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8 印张 259 千字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49.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 前言

钱乘旦

2015年在北京大学召开了第三届“中英英国史学术交流研讨会”，本书是这一次会议的学术成果。中英两国学者面对面地讨论英国史，进行深入的学术交流，已经是第三次了，前两次都有书籍出版，这一次也不例外。

本次会议集中讨论中世纪英国的社会与法，这个领域即使在英国史学界也是块“难啃的骨头”，中英双方能够在这个领域展开讨论，体现着中国英国史研究的快速进步，也体现着双方的交流进一步加深。会议以1215年的贵族叛乱及随后签订的大宪章为切入点探讨中古时期英国的社会状况与法观念的成长，学者们讨论的范围很广，既涉及文献梳理和文本研究，更涉及中古社会的结构和人们的思想认识，以及中古社会留下的遗产如何在后来的时代变异、发酵，被改造成可以在各个时代被利用的标记。通过这些研究，可以看到历史一方面延绵接续、不可中断，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地变异，这一时代和那一时代对同一件事、同一个物作完全不同的叙说，于是就形成了历史波浪的起伏向前。

历史学家对人类社会的理解是动态的、纵向的，而其他多数学科则习惯于做横切面的观察，并且用现代人的话语去界定过去。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历史的知识 and 思维方式对所有人文社会学科都是重要的，正确的知识取决于真实的事实，而历史提供这样的事实。

钱乘旦

2017年9月于北京

# 目 录

## 主题一 历史的记忆

英国公共生活中的周年纪念:《大宪章》800周年 / 劳伦斯·戈德曼 3

中国人笔下的“大宪章” / 钱乘旦 梁跃天 17

## 主题二 历史的发生

1215年《大宪章》:社会与政治背景 / 戴维·卡宾特 29

从约翰王到西方的自由 / 尼古拉斯·文森特 37

13世纪的教会和《大宪章》 / S. T. 安布勒 54

《大宪章》中教会自由条款的历史考察 / 张 红 64

《大宪章》与国王已故债务人财产扣押令状的合法性 / 张乃和 86

《大宪章》与教皇征税 / 龙秀清 96

1215年《大宪章》第18条解析 / 陈志坚 田 洁 117

主题三 历史的重构

“自由大宪章”还是“权利大宪章”？ / 阎照祥 139

《大宪章》的历史底蕴及其对中世纪英国政治的影响 / 孟广林 154

爱德华·柯克爵士对《大宪章》的重构 / 乔治·加尼特 177

《大宪章》与 17 世纪英国政治 / 雷切尔·福克斯利 188

美国革命中的《大宪章》 / 哈里·狄金森 206

《大宪章》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 / 亚历山大·洛克 220

《大宪章》第 33 条款与泰晤士河三文鱼的消失 / 高岱 梅雪芹 239

附 录

1215 年《大宪章》 / 蔺志强 247

第三届“中英英国史学术交流研讨会”综述 / 胡莉 魏运高丽 275

主题一

历史的记忆





# 英国公共生活中的周年纪念：《大宪章》800周年

劳伦斯·戈德曼\* 撰

梁跃天 译/程子航 校

《大宪章》800周年纪念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审视该文献的重要性及其思想观念对当今英国人的影响，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借此思考英国人对各类历史周年纪念持续高涨的热情。近年来，英国公共生活中出现的历史周年纪念活动数量很多，有庆祝活动，也有肃穆仪式，其中多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有关。在现代，没有哪个事件能像这两次大战那样塑造英国的历史和身份意识。英国人热衷于历史周年纪念，无论是2014年6月二战盟军进攻日70周年，还是两个月后的一战爆发百年纪念，以及阿金库尔战役（1415）纪念、滑铁卢战役（1815）纪念、2015年《大宪章》800周年纪念等等，这当中有不少与军事相关。新年伊始，各种历史周年纪念名录出版发行。<sup>①</sup> 我们每天清晨醒来，英国广播公司第四频道就会在5点35分播出当天历史上发生过的重大事件，有时甚至会加以解释，似乎催促我们赶紧起床，效仿先

---

\* 劳伦斯·戈德曼(Lawrence Goldman)，伦敦大学历史研究所(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主任，“国家传记”(National Biography)丛书主编。

① 2016年名录请见 <https://www.visitengland.com/biz/advice-and-support/travel-trade/anniversaries-2016>。其中包括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园林风景设计师“能干的布朗”(兰斯洛特·布朗,1716—1783)诞生300周年、儿童文学作家罗尔德·达尔诞生百周年和黑斯廷斯战役950周年。

辈在这一天做出些惊天动地的事。<sup>①</sup> 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中有一段克利斯宾日的演讲,提醒我们:

现在在英格兰睡觉的绅士们会以为今天没来此地乃是倒霉的事<sup>②</sup>。

英国广播公司甚至有一个网站——“历史上的今天”,列出 1950 年至 2005 年的重大历史事件,覆盖了互联网时代出现前的电视时代。<sup>③</sup>

英国人是一个有历史意识的民族,他们一直出于政治目的或公民权利而运用历史。然而,近来以多种方式在不同地方昭示我们过往历史的做法,特别是 2015 年在整个英国与《大宪章》有关的公共活动,值得我们思考。纪念《大宪章》是否能告诉我们周年纪念在英国公共生活中的地位是什么? 历史学家对这种回忆英国历史或其他历史的方式作何思考?

1215 年 6 月 15 日,《大宪章》在兰尼米德盖章生效,800 年后的今天,女王、威廉王子、坎特伯雷主教和首相卡梅伦一道在这块草坪上见证了 2015 年《大宪章》系列庆祝活动的高潮。<sup>④</sup> 6 月的清晨,在潮湿的薄雾中聚集的观众很快暴露在烈日之下。演讲、乐队、合唱,人们亲切地聊天,气氛更像是一场乡村游园会——尽管是一个有 3500 人出席的活动——而非政治活动或历史纪念。<sup>⑤</sup> 英国红箭飞行队的分列式表演结束了上午的活动,既应景又到位。6 月 15 日上午,代表美国政府和

---

① 比较详细的国际周年纪念名录参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historical\\_anniversaries](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historical_anniversaries)。

② 威廉·莎士比亚:《亨利五世》,第 4 幕,第 3 场。译文摘自梁实秋译《莎士比亚全集》,第 19 卷,《亨利五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65 页。

③ <http://news.bbc.co.uk/onthisday/default.stm>。

④ “Magna Carta Changes the World David Cameron Tells Anniversary Event”, <http://www.bbc.co.uk/news/uk-33126723>. *The Guardian*, 15 June, 2015; <http://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15/jun/15/magna-carta-leaders-celebrate-800th-anniversary-runnymede>; *The Daily Telegraph*, 15 June;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uknews/11675736/Authors-of-Magna-Carta-would-be-bemused-by-celebration-800-years-on.html>.

⑤ *Magna Carta. Foundation of Liberty*. Runnymede 800. 15 June 2015 (Official Programme, National Trust, 2015).

人民发表演说的美国司法部长洛蕾塔·林奇赢得了最热烈的欢呼。<sup>①</sup>但这并不归因于英美“特殊关系”或美国人对《大宪章》的敬意，尽管这份文献对美国的意义显然更大；而是因为就在几天前，她下令逮捕和拘押了受腐败指控的国际足联官员。在美国这样一个并不热爱足球的国家，政府做了欧洲政府不敢做的事，尽管有明确证据表明这些官员有侵吞财产和渎职的行为。《大宪章》曾经保证了无辜者的权利，要求正当的法律程序；很多人给林奇女士鼓掌欢呼，因为法治可以延展到全世界“最动人的比赛”的管理层。<sup>②</sup>

那天早晨，在兰尼米德的观众同样欣赏到了休·洛克创作的新雕塑——《陪审团》，纪念著名的《大宪章》第39条款，它让所有人都能得到“与其同等之人的合法审判”。<sup>③</sup>洛克以12把椅子的青铜造型代表12名陪审团成员，不仅是向《大宪章》的英国缘起及其在英国的影响致敬，也是向其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如废除奴隶制、农奴解放、纳尔逊·曼德拉为自由而奋斗等表达敬意。1964年的南非，曼德拉在瑞福尼亚审判发表的著名演讲中引用了《大宪章》赋予的权利。<sup>④</sup>与理查德·布林斯莱·谢里丹(1751—1816)建议矗立的圆柱相比，《陪审团》这个纪念物显得没那么有戏剧效果。谢里丹曾倡议在这块“人民自由的圣地”以圆柱石纪念1688年光荣革命一百周年。<sup>⑤</sup>然而，这个圆柱石从未矗立

① “British Picnic on the Grass and Raise a Pint to Magna Carta”, *Washington Post*, 15 June 201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british-gather-to-commemorate-800th-anniversary-of-magna-carta/2015/06/15/63e90a58-133d-11e5-89f3-61410da94eb1\\_story.html?tid=ptv\\_rellink](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british-gather-to-commemorate-800th-anniversary-of-magna-carta/2015/06/15/63e90a58-133d-11e5-89f3-61410da94eb1_story.html?tid=ptv_rellink).

② “FIFA President Sepp Blatter’s Real Foe Was US Attorney General not Ethics Inquiry”, *The Guardian*, 21 Dec. 2015. <http://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5/dec/21/fifa-president-sepp-blatter-nemesis-loretta-lynch-football-new-york>.

③ “Sculpture at Runnymede Celebrates Magna Carta’s Blow against Injustice”, *The Guardian*, 15 June 2015; <http://www.theguardian.com/culture/2015/jun/15/hew-locke-sculpture-jurors-runnymede-magna-carta-against-injustice>; <http://artatrunnymede.com/>; <https://photosynth.net/preview/view/71e2a982-5079-41de-ac9e-75c1d422e9d8>.

④ <http://artatrunnymede.com/magna-carta-nelson-mandela/>; <http://www.bl.uk/magna-carta/articles/magna-carta-in-the-modern-age>.

⑤ *Annual Register*, 1788, pp. 220, 241-251, cited in Roland Quinault, “The Cult of the Centenary, c. 1784-1914”, *Historical Research*, Vol. 71, No. 176, 1998, p. 305.

起来。计划的 1715 年庆祝活动也未在英国历史上这段紧张时期举行。当时国王乔治一世的新汉诺威王朝正面临来自詹姆士党人反叛的威胁。计划中的 1815 年和 1915 年庆祝活动也没能如期举行,因为英国正在法国和低地国家(即今日的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参加两个重大的战争。

事实上,这个 2015 年的高潮是一种反高潮,颇具英国风格——低调、随意,而非照稿子念的正式做派。这与“800 周年纪念委员会”的计划和组织保持一致,该委员会得到了 1956 年成立的“大宪章信托基金”的赞助。<sup>①</sup> 这个委员会容纳了公众人物、政治人物、法律界人士、学术界研究者及收藏《大宪章》各种版本的机构,如大教堂和图书馆。<sup>②</sup> 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在 2014 年度预算演讲中提出拨款 100 万英镑给该委员会——这笔款项算不上什么宏大的公共开支,在此之前,该委员会及其准备工作主要是得到委员会主席罗伯特(鲍勃)·沃切斯特爵士的个人资金支持。这位美国人定居英国,长期从事英国政治民意调查工作。2012 年之前,文化活动的公共资金多流向伦敦奥运会;直到最近,政府才意识到 2015 年的重要性。有趣的是,在给《大宪章》纪念活动拨款之后,依照同样的模式,中央政府也为 2015 年的阿金库尔战役和滑铁卢战役纪念活动设立资金。<sup>③</sup>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1915 年,英国及英联邦在加里波利的灾难性战役(又称达达尼尔战役)也没有被忘记。2015 年 4 月 25 日,澳新军团纪念日,在海德公园的澳大利亚新西兰战争纪念碑前及伦敦白厅的纪念碑前都举行了纪念活动。前一天,在加里波利的哈拉斯角纪念碑前也有纪念活动。英国皇室成员均出席了上述纪念活动。<sup>④</sup>

① <http://magnacarta800th.com/>.

② <http://magnacarta800th.com/magna-carta-today/membership-of-the-magna-carta-800th-committee/>.

③ <http://www.agincourt600.com/>; <http://waterloo200.org/about/>.

④ Royal British Legion: Gallipoli Centenary, [http://www.britishlegion.org.uk/remembrance/what-we-remember/gallipolicentenary/?gclid=Cj0KEQIA61C2BRDejPrjm\\_istoUBEiQASr-Lz1k1rR\\_uonafbX7WJ0rDnky62eVomBYD9V5NEvesURwUaAj\\_t8P8HAQ](http://www.britishlegion.org.uk/remembrance/what-we-remember/gallipolicentenary/?gclid=Cj0KEQIA61C2BRDejPrjm_istoUBEiQASr-Lz1k1rR_uonafbX7WJ0rDnky62eVomBYD9V5NEvesURwUaAj_t8P8HAQ).

然而在2015年,这些战争纪念活动都无法与《大宪章》相提并论,人们对其关注度持续升温。这种关注度作为一种公众教育的工具更具效果,因为它主要生发自社会基层,学术界、教会和地方团体都提供小额资金开办展览和庆祝活动。<sup>①</sup>这是典型的英国模式,其力量和兴趣是自发的,而非来自政府自上而下的要求和指导。有一些非常知名的展览,如威斯敏斯特大厅汇聚了现存《大宪章》的4份原始档案,大英图书馆的“法律、自由与遗产”展览全年开放,由该馆中世纪与早期手稿部高级馆员卡莱尔·布雷博士设计。<sup>②</sup>6月,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和大英图书馆举行的几场学术会议,聚集了顶尖的历史学家,颇为引人注目。<sup>③</sup>以《大宪章》为主题的内容也出现在几家主要网站,如国家档案馆、<sup>④</sup>历史协会、<sup>⑤</sup>索尔兹伯里大教堂<sup>⑥</sup>和众多更小、声名不显的网站。有教堂礼拜和感恩祈祷、纪念币和纪念邮票、地方展览和讲座、图书和学术文章、丰富的课堂教学及几个主要的电视广播节目,例如英国广播公司第四频道的“我们的时代”节目连续几期关注《大宪章》的历史和遗产。<sup>⑦</sup>这些纪念活动也不无学术目的和效果。2012年,东安格利亚大学的尼古拉斯·文森特教授从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获得一个为期3年的项目,追查探究失落的《大宪章》原稿,建立一个在线数据库研究这份文献的文本及手稿历史,并因而发现了两份新抄本。<sup>⑧</sup>这

① <http://magnacarta800th.com/projects/>.

② <http://www.parliament.uk/2015>; <https://www.google.co.uk/search?q=Westminster+Hall+Magna+Carta&biw=1366&bih=643&tbm=isch&tbo=u&source=univ&sa=X&ved=0ahUKEWjO9b320ffKAhVG-Q4KHbVbCPsQsAQISw&dpr=1>; <http://www.bl.uk/events/magna-carta-law-liberty-legacy>; Claire Breay and Julian Harrison eds., *Magna Carta: Law Liberty and Legacy* (British Museum, London, 2015).

③ <http://magnacarta.cmp.uea.ac.uk/read/conference>.

④ <http://www.nationalarchives.gov.uk/education/medieval/magna-carta/>.

⑤ [https://www.history.org.uk/news/news\\_2510.html](https://www.history.org.uk/news/news_2510.html).

⑥ <http://www.salisburycathedral.org.uk/magna-carta>.

⑦ <http://www.bbc.co.uk/programmes/b00k4fg7>.

⑧ [https://www.uea.ac.uk/about/media-room/press-release-archive/-/asset\\_publisher/a2j-EGMiFHPhv/content/university-of-east-anglia-unveils-magna-carta-research-project](https://www.uea.ac.uk/about/media-room/press-release-archive/-/asset_publisher/a2j-EGMiFHPhv/content/university-of-east-anglia-unveils-magna-carta-research-project). <http://magnacartaresearch.org/>.

两份抄本,源自肯特郡,可以追溯至1300年。其中一份来自法弗沙姆,另一份则属于桑德维奇镇,在肯特郡档案馆中,它与该城的《森林宪章》放在一起。<sup>①</sup>

不可避免的是,在这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中,《大宪章》的内涵变得模糊、扭曲和时代错置。总体上说,它经常被视作现代“民主”的基石,而非法治、臣民权利及合法程序的基础。<sup>②</sup> 尽管如此,这类活动毫无疑问是有影响的:地方纪念活动的数量说明人们对周年纪念的兴趣,它们已经深入集体的“民族意识”中,即使只是在2015年的数周里。《大宪章》周年纪念可能是当今英国人历史意识的最佳证明,但绝非我们公共生活中庆祝周年纪念的唯一示例。诚然,它们在2015年的显著位置和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种公共文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文化对历史纪念一直保持高度的兴趣。

对于专业历史学家而言,当代公共周年纪念的重要性可以从两个相对晚近的分支学科——记忆史与传统史——的出现来加以理解。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认为,“传统的发明”与19世纪现代民族和国家的发展,以及为了创造民族的连贯性,要求一个共享的历史与纪念活动。在这之前,人们会借助宗教、对君主的责任、地区甚至部落联合来实现同心同德的目标。欧洲和美洲的新民族国家需要一种民族叙事取而代之,而这种民族叙事可以通过周年纪念戏剧性地呈现出来。<sup>③</sup> 因此,直到1880年才出现第一次巴士底日庆祝,当时恰逢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为其共和主义寻求合法性的辩护,实现民族的团结,“将农民转变为法

---

① “Magna Carta edition found in Sandwich archive scrapbook”, BBC, 8 February 2015; <http://www.bbc.co.uk/news/uk-england-31242433>; “Faversham: Magna Carta Rediscovered”, <http://magnacarta800th.com/projects/round-1-grants/faversham-magna-carta-rediscovered/>.

② “In this field of dreams, democracy was born”, *Daily Telegraph*, 16 June 2015.

③ Eric Hobsbawm, “Mass-Producing Traditions: Europe, 1870-1914” in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992 edn.), pp. 263-307.

国公民”。<sup>①</sup> 罗兰·奎诺尔特有关公共纪念日,特别是百周年纪念历史的著作作为这一宏大主题增添了细节和结构性的认知。这种庆祝活动的出现晚于我们曾经认为的19世纪最后三十年。不似20世纪的庆祝活动,那时的百周年庆祝活动倾向于纪念作家和文化人物而非战争英雄和军事事件,主要是爱好者和崇拜者所为,而国家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大众交通方式的发展以及休闲娱乐的普及助长了这种公众参与。为了促进民族团结,19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出现了一种成熟的历史意识,周年纪念活动也因而变得流行起来。<sup>②</sup> 近年来,人们对历史的兴趣与日俱增,历史类出版物也比较受欢迎,国家肖像画美术馆这类公共机构让普通民众得以了解英国的过去,历史作为学位课程进入大学,并且在学校课程体系中成为制度要求。系统搜集历史文献并整理成目录提高了公众对过往的历史意识,使得公共周年纪念成为可能。

某些最为知名的周年纪念是一种自发的纪念行为,源自民众天然地回忆事件、亲历生活种种改变的愿望。11月11日,一战停战纪念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直接以这种方式出现。它萌发自人们的内心,也部分地来自有意的计划,迅速成为英国人的年度纪念活动。<sup>③</sup> 它取代1805年10月21日特拉法加战役的年度庆祝活动,后者在整个19世纪英国及整个帝国的庆典活动中居于重要位置。<sup>④</sup> 11月5日是盖伊·福克斯日。1605年的这一日几名罗马天主教徒因试图用炸药炸毁议会大厦而被捕,这一天迅速成为庆祝日。英国各地广泛开展“民族拯救”的庆祝活动。1606年1月议会通过《庆祝11月5日法案》(通常称作《感恩法案》)后,这一活动成为惯例。法案要求每年11月5日

① Eric Hobsbawm, "Mass-Producing Traditions: Europe, 1870—1914" in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992 edn.), p. 271. 参见 Eugen Weber,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 1870-1914*,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② Roland Quinault, "The Cult of the Centenary", pp. 320-323.

③ Adrian Gregory, *The Silence of Memory: Armistice Day 1919-1946*, Providence R. I.: Bloomsbury Academic, 1994.

④ William Shephard Walsh, *Curiosities of Popular Customs and Rites, Ceremonies, Observances and Miscellaneous Antiquities*, London: J. B. Lippincott, 1898, p. 940.

举行庆祝与祈祷活动,感激国王和立法者得到拯救。这种周年纪念成为一种谴责和迫害罗马天主教徒的仪式性手段。后来,在17世纪三四十年代,清教徒利用这一时机谴责他们的政治和宗教敌人、保王党人和所有被指控为天主教密谋者的人。<sup>①</sup>

2015年的《大宪章》庆祝活动没有导致此类事情发生。1215年的事件实在太过遥远,引发的不是冲突而是好奇。《大宪章》表达的原则对英国和西方政治价值及司法体制来说是非常宝贵和极为重要的,因此难以引发异议。不言而喻,学术争议是一直存在的:高等法院高级法官乔纳森·萨姆欣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中世纪史学家,认为《大宪章》的重要性被夸大了,这一观点引起争议,<sup>②</sup>其中有来自首相的批评,他利用6月15日在兰尼米德演讲的机会,高调赞扬构拟中的《英国权利议案》,认为它将远胜目前的《人类权利法案》,而后者是工党政府于1998年通过的,不受众多保守党人士的欢迎,因为它倾向于支持个人请愿。<sup>③</sup>卡梅伦告诉听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英国这个思想发源地,人权的美名有时被扭曲和贬低”。将党派政治与国家纪念混杂在一起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应。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赫里福德大教堂《大宪章》展览”被取消,展品被重新送回英国大使馆,因为必要的部门许可迟迟未到。<sup>④</sup>然而,与英国历史上那些周年纪念及庆典相比,这些事情只不过是没那么重要的争论和冲突罢了。

《大宪章》庆祝活动的成功及人们对周年纪念的兴趣使英国社会较多关注过往的历史,由此引发了一些思考:一方面它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英国社会过往的历史比未来的时代强,英国人的关注点在

① J. A. Sharpe, *Remember, Remember: A Cultural History of Guy Fawkes Day*, Cambridge and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David Cressy, “The Fifth of November Remembered”, in Roy Porter, *Myths of the English*, London: Polity press, 1992.

② Jonathan Sumption, “Magna Carta Then and Now”, Address to the Friends of the British Library, 9 March 2015; <https://www.supremecourt.uk/docs/speech-150309.pdf>.

③ “David Cameron: I’ll Fix Human Rights Mess”, BBC, 15 June 2015, <http://www.bbc.co.uk/news/uk-politics-33134338>.

④ “Magna Carta not Welcome at Peking University”, <http://magnacarta800th.com/articles/magna-carta-not-welcome-at-beijing-university/>.



失落的荣光；<sup>①</sup>另一方面，这也表明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在今天的英国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功。在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中，售书架和图书馆中，历史受到普遍欢迎，读者愿意一览为快，听众也乐意倾耳细听——对过往历史的庆祝活动，他们乐在其中，充分参与。热衷周年纪念成为一种民族特性，可能是因为英国人阅读历史时，鲜有羞耻感，这种羞耻感或多或少地在欧洲其他国家的历史中存在。只有对于幸运儿、胜利者或正直良善之人而言，回忆才不会是一种奢望。确实，民族周年纪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凝聚民族力量的方式，尽管它本身可能使得其他团结的方式无法彰显。大多数的宗教仪式、庆典是一种回忆行为——例如圣诞节和复活节让人回忆的是耶稣的出生与死亡；逾越节是回忆以色列的子民摆脱埃及的奴役等等。

某些周年纪念不会引起困扰和麻烦，特别是纪念那些年代久远的事件，或者是纪念那些为正义之战而牺牲的人，例如二战中为打败纳粹而阵亡的士兵。然而纪念一战则有些麻烦，因为英国参战的理由现在看起来没那么正义和伟大了，也因为在流行的观点看来，一班政客和将领的指挥糟糕透顶，白白牺牲了许多英国人的生命。纪念民族英雄也是易事。温斯顿·丘吉尔的名声在其1965年去世后上升，因此2015年1月他辞世五十周年纪念没有招致什么批评。尽管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犯过错误，成为公共讨论的焦点，但人们通常听到读到的是1911年发生在托尼潘迪的事件（时任内政大臣的丘吉尔动用军队弹压该城发生的威尔士煤炭工人罢工）；1915年加里波利战事失利（丘吉尔的决策导致）；1925年他担任财政大臣时，以战前汇率回到金本位制；1936年国王退位危机中，他支持国王爱德华八世。有时，一场周年纪念可以用来影射一场运动或一种思想。伦敦大学历史研究所最近召开了一个会议，讨论1880年至1920年间科学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恰好与铭纪毒气在战争中第一次使用的百周年纪念（1915年4月

---

<sup>①</sup> Patrick Wright, *On Living in an Old Country: The National Past in Contemporary Britain*, London: Verso, 1985.